

扁豆与丝瓜

□高明昌

周末回老家，傍晚未到之时，大姊妹对我说，要不采点扁豆拿回南桥去。我说好的。大姊妹说那等着。五分钟后，大姊妹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根长梢竹竿。我看看，估摸着有五米的长度，竹竿的梢头绑着一弯镰刀。大姊妹双手托着竹竿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好了我们采扁豆去。

采扁豆用竹竿，用镰刀，有点盘古，有点滑稽，我惊讶了。

跟着大姊妹走，走到了菜园，走到了菜园的西南角。

看见了一根电线杆，顶端没有电线横穿，废弃的。有六七米高，圆形的，碗口般粗细，灰白颜色，估计是滑溜的。我一看就傻眼，扁豆的干茎像无数的虬龙，向左向右，互相依托，互相抬举，将电线杆包得严严实实，电线杆成了一根笔直的大树。夕阳之下，这大树不断地发出点状的颜色，有时青青绿绿，有时青青红红，有时青青白白。我知道：老家的扁豆，都长在电线杆上了。

扁豆树怎么会爬上电线杆？而且爬了四五米，不但如此，从一米起，扁豆干茎伸到哪儿，扁豆花开到哪儿，扁豆就长到哪儿。仔细看，扁豆有三种，一种是白色的扁豆，一种是青色的扁豆，还有一种是红色的，

铁锈红。它们在不同的位置，向外托举着各种颜色不一，厚薄不同的扁豆。它们齐齐地向我们传递着丰收的喜讯，告诉我们，可以摘了，可以吃了。

我真的无法想象那些扁豆的长法。总觉得，扁豆苗儿从电线杆下面的泥地里长出来，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生命奇迹；扁豆树爬到电线杆上，是一种力量和坚强，长在这个位置还要长出扁豆来，是一种奉献。我对扁豆肃然起敬了，我哀叹，也赞赏，更佩服。大姊妹说，她也是第一次看见。她说不容易。但我不知道是说电线杆不容易，还是扁豆不容易。

不容易的还不止这扁豆。

我们家菜园里每一存土地都不荒芜，即便是篱笆下面的那块地也是如此。我们家菜园很大。南北长二十米，东西十米多，南面，北面，西面都让二妹围上了篱笆，篱笆是塑料网状的模样，洞眼有拳头般大小，高低在一米半左右，从北围到西，从西围到南。整个的菜园，被篱笆围着，单调而又干冷。

二妹就在篱笆下面的泥土里种了丝瓜，每间隔三米播一二粒丝瓜种子。

丝瓜的苗儿慢慢钻出了地面，

开始长出苗儿，苗儿从一片到两片，很快长大，长粗，长高。当苗儿半尺高的时候，藤蔓就与篱笆相碰了，不多时藤蔓就顺着网眼爬了上去，爬上一尺，藤蔓就向两边长开去，长成一个“Y”字形，而后慢慢向上散开去；还有的藤蔓长到篱笆的顶部后，不再向天空伸去，也向两边爬伸开来，形成一个“T”字形。仔细看，干茎都是横向铺开的，竖着的很少，与棚架下丝瓜干茎的长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丝瓜藤蔓爬满的篱笆，丝瓜藤就长成了爬山虎的架势。远远望，就能看见篱笆上有一层层晃动的嫩绿，有一阵阵沁心的草香。我看了半天的丝瓜藤，丝瓜叶，心里生出许多的敬意，丝瓜是好样的，没有棚架，篱笆是棚架，顺势而为，知难而进，也可以让自己长成原来的模样。

丝瓜开花，丝瓜长大了，丝瓜不忘本性，爬上爬下，都是为了生长，而生长就是为了长出丝瓜，丝瓜藤蔓长在干茎上，丝瓜就挂在篱笆上，像一根根青条大长瓜，垂落在青色的瓜叶里，隐匿着自己的身体，不愠不闹，不声不响，只有当我们用手翻过丝瓜的藤蔓，才可以看到一根根鲜嫩的丝瓜，它们静静地站立着，等待着。

我和大姊妹摘了一篮子的丝瓜。

丝瓜藤立马恢复了原样，在岁月里送晚霞，迎朝阳。

秋收

□顾吾浩

古人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时值金秋，正是收获的季节。

我的童年是“以粮为纲、大办粮食”的年代。那时，我们温饱还没有解决，粮食于国于民是多么的重要。每年国庆节过后，公社便要物色“三秋”（秋收、秋种、秋管）现场会的点，到时在那里召开“三秋”动员大会，“三秋”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秋”期间，农村的小镇上，棉布店、百货店、甚至茶馆店等都关门打烊了，只有卖农具、农药、化肥的生产资料门市部还开着。

中小学也放农忙假了。真是万人空巷，全都到“三秋”第一线劳动去了。

割稻，是“三秋”的重头戏。我的家乡是产量大县，每到秋天，除了水渠、田埂，村前宅后，金黄色的稻子铺满了田野，就像一块金黄色的大地毯。世代务农的家乡父老，对农事节气有着精准的拿捏，他们有了如在胸的农谚：“白露白咪咪、秋分稻秀齐、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就是说，到了白露的节气，水稻开始抽穗扬花，远远望去，田野里白茫茫的一片水稻花；到了秋分，稻穗已经秀齐了；到寒露水稻由青变黄，稻穗已经成熟了；到霜降节气，便开镰收割，成片成片的水稻被割倒了。

在我国古代，对农事秋收就有了详细的记述和描写。诗经《载芣》篇写道：“载芣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嗔有颺，思媚其妇。”意思是上千对的人在高高低低的田里劳动，个个劲头十足，送饭的闹闹嚷嚷地来了，都是些漂亮的娘儿们。“获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说是收割后的谷物堆得像墙一样高，梳篦一样密，上百的谷仓都装满了，女人孩子也都休息了。诗经以简练的诗句，描写了古代秋收的壮观场景。

我的童年时代还没有收割机，主要靠体力劳动。秋收开始了，生产队要集中青壮年劳动力，浩浩荡荡开赴田头，很是壮观。那时种的都是双季稻，晚稻一般都要到十一月初才开始收割，天气已经由凉转冷。割稻的队伍天刚亮就出工了。

割稻也是个技术活。割稻的队伍从右到左一字儿排开，割得最快的排在第一。因为割稻需要阶梯式前进，如果割的慢了，就要倒退到最后，否则就会挡住后面人的前进。因此，到了田头，割稻就成了你追我赶的热烈场面，因为人人都不想拉到人后面。割稻必须半蹲下腰，右手握镰刀，左手把水稻。割稻有个诀窍，叫“六六”方阵，就是按照插秧时的六棵水稻，把住前后两行，右手用镰刀狠狠地割两三回，然后把割下的水稻甩在右脚边，再边割边前进。如果往身后一看，割下的水稻应该是放在一条直线上，便于下一个工序捆稻，这就是割稻的技巧和水平。

秋收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传统农耕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那时，在割稻以后，还要捆稻、码稻、挑稻、脱粒等等。小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在水稻打捆以后，有技能的农民把水稻一捆捆地堆在田岸上，他们称之为码稻，有三脚码、有四脚码的，目的是让刚割下的水稻经过太阳晒、西风吹，蒸发点水分，防止稻谷霉烂发芽，而且在挑稻时重量可以轻一点。秋高气爽之日，青壮年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拿着扁担，挂着担绳，龙腾虎跃地走向田野，开始了挑稻“大战”。一般一担稻要重一二百斤，有的还不断地吆喝比赛谁挑的多。那是新谷登场的丰收时刻，个个兴高采烈，干劲倍增。

这时，田野里一望无际，我们小伙伴们便到田里拾稻穗、翻泥鳅、挖田螺，每次出去都会有不少收获。到了晚上，在生产队仓库场地上脱粒可是个热闹的场面。小太阳灯早早地亮了起来，把场地照的如同白昼，脱粒机转的轰轰隆隆地响，那是生产队妇女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在一边搬水稻、扒稻谷，一会儿稻谷堆得像小山一样，场地上弥漫着新谷登场的阵阵清香。

唐—刘禹锡写道：“自古逢秋多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收，是欢乐、多彩的季节。新谷登场以后，村里家家户户吃新米饭，做糕团，炊烟袅袅，欢声笑语。

曾经的沧桑

□莲华

暴风雨绝情
伟岸的杉树
逝去了昔日的高耸
被折了腰
曾经的他
器宇不凡
此刻的他
在偷偷哭泣
卸下了他那沉重的枷锁
敞开心扉般卧倒在路旁
他如此沧桑
一只美丽的百灵鸟飞来
慵懶的躺在他的怀里
鸟儿叽叽喳喳的在吟唱
他如此烦躁
歌声逐渐开始悦耳
更加嘹亮
他停止了悲伤
心儿伴随着歌声在跳舞
曾经的沧桑
过眼云烟

为荷

□詹超青

文墨者聚焦同一事物，五色妙染、行间飞彩，比拼美化功力，他们因视角与立意不同而独到。所熟悉的画家无一不恋荷，所知晓的几位诗人也喜吟池中物。

荷是好出身，盛时众人赞，衰也得偏爱。

宅旁有一池塘。常有人往里放鱼，因此说成是放生池。池水很浅，小鱼尚能自在，稍大一些的背鳍显露水面；所以老有鹭守 in 池边或立在池边的树上。这样的池鱼活不久，倒是适宜荷生长，应该叫“荷花池”。

今年因疫情宅家，于是有大把的时间天天对着池看，看荷尖出水，看荷叶力展，一点点举高、撑大，然后鼓苞、开花，花瓣一片片凋落，变成莲子……解封之后池边不去了，荷的后继情况不明。

今日忽想透透空气，便往池塘去。远远就惊讶——荷已凋零的不

成样子。若放往年，不会有所谓的雅兴去关注这一池的荷。大概今年看着其长大，所以有点亲近。近前细瞧，荷叶大多枯萎已朽，莲秆多数已折，一池生命就这么終了。

深秋，柿红如灯，稻垂金穗……荷好像一事无成，其实孕育于泥中。

有人荷盛时舞文弄墨，有人荷衰时再次弄墨舞文。前者胜收荷美，后者敬仰残荷。

看绿荷只欢一时，看残荷却引发深思。盛衰轮回，生命的延续无不如此。万物欢天喜地而生，无一不是黯然落幕。来就来了，笑比哭好；去就去呗，赖活不如好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荷为藕尽，也曾予人最美姿态。荷以身殉职而残，终将化作淤泥。残荷失艳，最后的造型却透着仙气。

荷极像人，人也极像荷，故而文墨者孜孜不倦地画荷写荷。

闲人碎事(七)

□莫云华

（接上期）

1987年，我调至县供销社改革办，按领导意图对全县已实行租赁经营的61家门店进行调研，分析租赁改革利弊，寻找对策深化推进。记得第一站到了商榻供销社，看了还不错，老集体33个营业员租赁12个门店，职工迟上班早打烊中午关门喝老酒现象瞬间消失，还基本扭转老集体濒临倒闭之局面。第二站到了青东，却发现不少租赁门店账上利润基本分光吃光，正巧调查时有一承租人突发疾病，大额医药费一下使门店瘫痪。后来到了我的老家练塘，爆出一浴室租赁户承包多年只管经营，不管维修，发生了浴池顶墙纸筋大面积坠落事故，老浴客对租赁经营意见颇大。看到这些，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方面感到租赁经营肯定是小型商业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深感一些问

题确实需要在改革前期就作些完善。于是我们的调研改看为谈，让大家顺着问题找原因，经一番议论大家感到问题症结在于：一是租赁协议过短，往往只一年，关键是基层干部对租赁改革心中没底。二是经营者因为短期经营，往往就三六九抓现钞，关键是心怕政策多变。回到县社后我整理提出了包括明确改革方向、延长租赁期限、设立风险金、实施续租制、放管相结合等完善商业租赁经营的建议，县社领导基本予以了采纳。次年，我将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现状问题、成因危害、对策建议形成《试论商业租赁经营的行为短期化及其对策》刊《上海供销合作经济》(1988年第5期)，同年参加全县中青年干部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

1996年，我调入市农委工作，一次参加培训，正巧与农工商超

市创办人杨总在一个班。那时超市业态刚刚兴起，商家争抢地盘热火朝天，农工商超市如同上海商界杀出的一匹黑马，欲在商业全新业态分得一杯羹。他得知我刚从青浦财办调至市农委分管郊区第三产业，便与我讨论起有关“超市抢滩”问题。当时我建议他暂避市区锋芒，趁沪上华联、联华、友谊、百联四大商业巨头还未想到郊区这块“净土”之際，主攻郊区把超市业态主动权抢到手，然后再回市区剥个“回马枪”。过了两周我们又在班上碰面，他告我已“挖”了几名干将，准备先到青浦、松江、嘉定等郊区开设大型超市，请我帮助物色商场地址。早前，青浦鞋城总经理陆行曾和我讨论过有关寻找合作伙伴促进鞋城业态转型事宜，我便一下就想到了“青浦鞋城”。它至少具备三个优势：其一，鞋城开业已有

6—7个年头，商贸功能几经成熟；其二，该区域已定位区政府新址，且周边住宅群正在规划，不少楼盘已经入住；其三，鞋城南区主楼广场，可满足现代商业所需的大型停车设施建设。于是，我牵线找到了鞋城陆总，一说意图，双方一拍即合。

不久，农工商超市青浦店正式开张，随后松江店、嘉定店、南汇店、奉贤店相继迎客，后来杨总于市区金沙江路的118总店“金鸡报晓、彩旗飘扬”。再后来，杨总与我的联系渐渐减少，一次偶遇，他告我就数青浦农工商超市的生意最为兴旺。而青浦鞋城的陆总则感慨地说：鞋城业态转型后，农工商超市逐渐成了支撑商城门市的主打业态。

记得是2000年的某一天，市农委袁以星主任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调研论证郊区建设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可行性。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研，并请教市商业决策咨询专家，认为郊区启动建设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

已到时候。袁主任在听取我的调研分析后也基本认可这一观点，并在多个场合倾听意见，在得到市相关部门的支持性意见后，便着手启动市场的选址工作。按全市商业发展规划，我们把选址重点放在了西部近郊。记得第一站到了闵行，区里推荐了华漕，委领导看后不太满意。当夜回到青浦家中，我寻思着青浦华新与闵行区华漕相邻，且地理位置更为优越，它距虹桥机场14公里，东依沈海高速、北靠京沪高速、南临规划中的沪常高速，何不把这个项目引入青浦？当即我接通时任华新镇党委书记钱决华的电话，他听后稍作思考，便说：正好有2000亩土地可供选用，可以先行洽谈。第二天我即向委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也觉得华新这地方不错。就这样，之后的几个月，我随委领导及相关人员一次又一次到华新镇进行考察和商洽，并与区政府领导取得一致意见，次年便进入市农委决策程序，正式启动项目申报工作。

（未完待续）